



柳条边采风

柳条边的古榆树

□张 潘

岁月深处的柳条边是独特的文化存在。

柳条边是清政府为攘外安内修建的一条“干打垒”土墙，墙高、宽各约3尺，两侧有深沟，墙上植柳树，柳之间结绳，其军事上可御敌，民用上可以防流民涌入“皇封禁地”。柳条边，吉林境内西起布尔图库边门（今四平山门镇），东至舒兰法特亮甲山。《吉林通志》记载：“布尔图库边门，旧名布尔图库苏巴尔汉，又名半拉山门。苏巴尔汉，国语塔也，以门之东南塔山为名。乾隆年间奉部文裁苏巴尔汗四字，唯称布尔图库边门。”柳条边的修筑，基本确立了农耕、游牧、渔猎区域的界限。在这条“绿色长城”轴线上，又分边里、边外。边里是满族，边外是其他民族。无论边里还是边外都有自然风物和人文传奇，或许生命的绽放超乎你的想象。这条轴线的边里有个二十家子满族镇，隶属公主岭管辖。镇上，有一棵令当地居民和游客备感惊慕和顾惜的古榆树。这棵古榆树是自然界的奇迹，历史的见证者，我们在古榆树年轮上读出了时空流转、沧海桑田。

二十家子满族镇位于公主岭市区的西南部，周围环绕着连绵起伏的丘陵和森林。这里的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，四季分明，适宜榆树生长。春天，这里的榆树吐露新芽，充满生机；夏天，树荫下凉爽惬意；秋天，满树金黄；冬天，白雪皑皑，别有一番景象。

这棵古榆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明初，甚至更早，树干很粗，要几个成人拉手搂抱，树高40米左右，树冠达几十米。它历经风雨，依然挺立在二十家子这片土地上。当地的村民世代代与这棵古榆树生活在一起，因为它不仅是自然奇葩，更是二十家子的编年史，二十家子第一户郭姓人家闯关东经此处，看到这里榆树“气象万千”，认定这里是风水宝地，就在这棵古榆树前选址建房搭屋，成了二十家子第一户人家，果然，清光绪十九年，郭家男儿郭兴伍中举。后来陆续有二十户人家在此落户，这便是二十家子满族镇的由来。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和喜庆日子里，村民们会围绕着古榆树举办一些纪念仪式，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意。

古榆树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还与许多动人的传说和故事紧密相连。村民说，这里曾经是一个古老的驿站，商贾往来，车马喧嚣。榆树下是旅人们歇脚的地方，他们在树下休息、避风、打尖。久而久之，这棵古榆树也被赋予了“庇佑之神”的地位。

相传乾隆率重臣巡察“柳条边”防务时，在大榆树下息赋诗一首：

责任编辑：王小微

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清朝初年，一代词人纳兰性德曾写过题为《柳条边》的七律，结尾处“若使春风知别苦，不应吹到柳条边”一句，寥阔之情问道苍穹。

柳条边，当它带着一个封建王朝的威严横亘在中国北方的茫茫原野上时，这处“插柳结绳”的柔和边墙，从此使丰茂富饶的黑土地有了“边里”与“边外”之说。以至于多少年以后，一代代的东北人还能从老辈人的口中，听到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。

2024年的夏天，我们穿行于柳条新边——这段从康熙九年（1670）至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修筑的“吉林边墙”附近，重温300多年时光飞奔而去留下的累累印痕，采摘那些与柳条边有关的过去和现在……

悠悠珠山

珠山是舒兰市法特乡松花江畔的一座绿野如碧的宝山。不远处，浩浩汤汤的松花江正从它面前奔涌而过。

向导朱岩介绍，这里曾是黄鱼圈遗址。约3000年前，先祖们曾在这里生活过，像燃起的火苗一样，“西团山文化”倏地飞舞起来，又悄悄地把火种带去四面八方。

历史上东北这方山林江河，盛产鲤鱼、珍珠、人参等宝物。到清朝时，为保护长白山地区“参山珠河”不被破坏，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北端柳条边修筑完成。至此，柳条边内，松花江与嫩江、伊通河等河流围场，成了“禁中之禁”。

清朝初年，采珠、捕鱼牲丁常奉命奔波于这一片松花江畔，穿梭于风涛之间。就像称谓从北珠变为东珠一样，毗邻松花江的这座宝山，据说因有采珠官常住而得名——珠山。虽被冠之以“珠山”，却并无富丽堂皇的珠光宝气，反而见证了世间的几多辛酸。

在乍暖还寒的北国四月，打牲乌拉总管便会分派官兵乘船进入松花江，全身赤裸的珠丁此时腰系长绳、手持木杆深潜入水底15米以下，将河蚌拾起放入所持的鱼皮兜中，然后摇振绳索，由人拽到船边，反复二三次。岸边微薄的火焰哪里能阻挡彻骨的冰冷，珠丁们哆哆嗦嗦地轮换烤火驱寒，苦乐悲欢乃至性命都寄托在这些河蚌之中。

柳条边采风

夏风吹过柳条边

□鲁钟思

先后走访了四台子等边台。地面上已几不可辨，差不多和周围的农田融为一体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些围绕边台蓬勃起来的众多村屯，和四台、五台……九台等名字一样，不光完整地流传下来，还成为柳条新边留给今人最佳的文化坐标与情感地标。

在上河镇四台村，一处传统满族民居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，和左右现代化、满汉融合的民居相比，它带着历史原汁原味的模样，让人忍不住走近。

主房右侧为一处高高耸立、上下小大的圆形大烟囱，称为“呼兰”。原来，当年的满族民居多以草苫顶，为防止烟囱里冒出的火星燃着草顶，所以特将烟囱独立设置在距离山墙二三尺的地上。

据村民介绍，这座老房子已有百余年历史。就在我们试图询问更多有关这座百年民居主人的信息时，村民却迷茫地摇了摇头。

一路上见识了太多因年代久远致记忆深处的晦暗不明，这座遗失了主人的民居无疑最令人唏嘘。青色砖墙，一块一块砌成了斑驳历史里的层层叠叠。小小的瓦当透着朴拙的精美，阳光下的兽首等图案今时今日仍是威风凛凛，和院落里无人照料的树木一样，兀自那么坚韧又脆弱地存在着。也许，不久的将来，这些用泥土烧成的青砖终将分解还原，撒落在田垄里的脚印上，撒落在我们这些人的心头和头发里。

第二天，将要到东辽河右岸二十家子满族镇时，朱岩眉飞色舞地介绍：“正是先有树，后有二十家子，有了二十家子，才有公主岭，这棵老榆树可是见证了柳条边的历史变迁和小镇的兴衰！”

二十家子满族镇是柳条新边上的边台之一，眼前这棵直径近2米的古榆，冠如华盖，枝叶繁茂，树身覆盖着人们祈福的红布条，远远村屯，拜谒的人流络绎不绝。这棵古榆树可以说是黑土地上的“活化石”，它目睹了一个村镇的从无到有、柳条边的兴衰，甚至整个东北的风起云涌……历史的每一道闪光都在它的树皮上镌刻下一处凸起，每一场黯然都留下下裂痕，那是古榆树对岁月的书写。

守树人于师傅鬓发斑白，白发当起了这棵东北神树的“伙伴”。人多时，人们在神树前观瞻，和于师傅唠唠嗑，听听他娓娓道来的故事。那天的风很大，古榆树的参天枝叶正好能环抱整个院落，抬头就能看到它随风婆婆的翩翩舞姿。

那屋，那树，那人

轮渡过了松花江后，按照行程



祖孙三代的同一个梦想

□王 爽

小时候，我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歌曲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《赞歌》……这些歌词里都提到“天安门”。那个年代的报纸，每逢一些重大节日或喜庆日子里，都会登载天安门的剪影图片，背景是放光的红太阳。有了这些耳濡目染，天安门便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以致在孩提时我就有一个梦想，盼望长大后能有机会去一次北京，目睹一下心驰神往的天安门。

上学后，我在《思想品德》课本上得知，中国共产党为了穷苦大众翻身得解放，以星火燎原之势，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；他们爬雪山过草地，吃草根皮带，冒着枪林弹雨一路走来；他们与残暴的日寇浴血奋战，把侵略者打回了东洋老家；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地斗争，打垮了蒋家王朝；他们打土豪分田地，解放了穷苦百姓……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“三座大山”，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。

有一次，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放映一部电影，片名叫《开国大典》。镜头里出现1949年10月1日，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伟大领袖毛主席用湖南口音喊出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！”

那一刻，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，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扬眉吐气，什么叫国家的主人。那一

幕，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毛主席的声音也常常回响在我的耳畔……于是，我更加渴望，有朝一日去见识一下雄伟的天安门。

幸运的是，在我十六岁那年，受北京军区篮球队之邀，前去测试体能。我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，兴奋得在列车上一宿都没睡。接站的朋友把我带到招待所，安排好住宿后让我先休息一下。我说：“不行。我一点都不累，赶紧带我到天安门去看一看。”

从大前门走进天安门广场，我停了一下脚步，环顾四周，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。没想到，原来天安门广场竟然这么大啊！广场中央，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，上面是毛主席撰写的碑文。往南是毛主席纪念馆，东边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，西面是人民大会堂……穿过长安街，跨过金水桥，仰望天安门城楼，才发现天安门原来是如此之高大。我来了！等我回家后，该如何把天安门的高大描述给父母和亲友们呢？我找呀找，最后把参照物选择在毛主席画像的纽扣上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那纽扣足有我家的洗脸盆那么大。由此我可以让他们去想象，毛主席的画像该有多大，天安门城楼该有多高大。

在天安门前逛了一会儿后，朋友要去买游览故宫的门票，却被我拦住了。我说：“急什么？哪天有时间再逛吧。我现在有些累了，想回招待所

我禁不住好奇，古榆树究竟有多古老？

有人说，它有300多年历史；有人听后则撇撇嘴，“不止，我看啊，它至少有千年！”

边门如云

灼热的晌午，在等待开启布尔图库边门的大门时，我的目光循着一位崩爆米花的老人有条不紊的双手，看他变戏法似的用古老的方法崩出童年里喷喷香的爆米花。正溜号间，一声吱呀的开门声响起，研究馆员隼成军已打开了大门。随即一步步迈入现实的喧嚣，一步便踏进了布尔图库边门的历史里。

布尔图库边门位于四平市区东山区山门镇，为清代柳条边吉林边墙第一座边门，也是柳条边新老边墙21座边门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古建筑。它始建于康熙九年（1670），当时仅有一座边门的门楼、兵丁房和仓库。《吉林通志》卷十五曾记载：“布尔图库边门，旧名布尔图库苏巴尔汉，又名半拉山门。苏巴尔汉，国语塔也，以门之东南塔山为名。乾隆年间奉部文裁苏巴尔汗四字，唯称布尔图库边门。”

一墙之隔的街外，人声鼎沸，溢满人间烟火气。一墙之内的边门遗址，气势不减当年，却没了严苛，反倒包容着现代的一切。

布尔图库边门现存有兵丁办公用的堂屋、耳房、门楼等建筑。紧靠大街的青灰色瓦房中，堂屋用的木材还保持了当年的模样。隼成军介绍，屋顶和屋脊的内部结构，全是当年的原始式样。众人于是啧啧称奇。我们细看，发现那是一种悬在空中的精巧手工，用三角形的木椽支撑着，室外是30多摄氏度的高温，室内却清凉无比，想必与这样的高耸结构有关。

柳条边的边门在此刻终于有了实感。

颇为讽刺的是，当年进出边门的各族居民，必须持有证明，从指定的关卡验证进入，否则就以私人禁地论罪，关押在这处院落的耳房里。布尔图库边门算是真正经历了脚下的这方土地，如何从柳条边时代的封锁、封闭，到如今兼容并蓄、和谐发展……

如果说柳条边是朵云，那么此时的我恰好抬头，看到了云朵经过后的蔚蓝天穹。今时今日，柳条边已迈入新的篇章。“吉林边墙”和它所承载的那些悠远历史与来自民间、自然的文化魅力，将一如黑土地上迎风挺立的茂林野草，带给我们长久的回味与感叹。

休息。”朋友很诧异地说：“你迫不及待地要来，到了故宫，现在怎么又不想进去了？”我说：“其实我想看的，就是这神圣的天安门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又多次到过或路过北京，但无论哪一次，我都要到天安门前转一转。

光阴荏苒，斗转星移。时隔二十多年后的2006年，我送儿子到北京上大学。按报到时间我们早到了一天，便在火车站附近找个招待所住下来。我问儿子：“第一次到北京，时间还很充裕，你想逛逛哪里？”

他并未犹豫，说：“那就先看天安门。”

“为什么想去看天安门呢？”我想儿子不至于也有我的天安门情结。

儿子认真地说：“小时候，爷爷曾经对我讲，天安门过去是皇帝才能去的地方，现在是咱老百姓的啦！爷爷说他特别想到北京看看天安门，可惜一直没有机会，就告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看天安门。”

儿子想了想，又说：“另外，我还想明天早晨亲眼看一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，那场景和我们平时在学校的升旗仪式肯定不一样。我在高中时一直是学校的升旗手，上大学后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当升旗手。明天早晨，我还能学学正规的升旗呢。”

“好啊！”

我在心里想，这孩子比我的境界还高呢！

